

读《人在旅途》 —— 一个人的朝圣路

文/刘芳杏（中国云南）

初秋，日子清浅，在文学群里遇见了王冬老师，一样是八零后，还是一位金融从业者，很佩服这样文理兼容的才子。

《人在旅途》这书名初看便使我想到了《一个人的朝圣》，这朝圣虽不同于哈罗德的路途，但都是通过一直在路上，以生活为信仰，从旅途中去洞察百态、解读人生，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。就像作家卡兰诺在代序中写的一样，旅途便是用生命在“丈量诗与远方”。

随着笔触一直在文字中畅游，很幸运好多地方都曾留下过我的印记，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，一样样记录下来，实为幸福和满足，这一点我要向王冬老师多加学习。

在旅途中窥探这世间，颇为有趣。来到秀美的江南，赏烟雨楼阁。我中学时期就对江南有着极度的中意，时常会在想象中勾勒梦里水乡的情景，幻想着有一天能在一个古镇上长住一久，去真真切切地融入当地的生活。那时更多的是梦，是浪漫，后来真的来过以后，便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比如书中所写的宁波，说到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，才知道原来讲的便是这儿；走进梁祝文化园，对四大民间故事之一《梁祝》有了更近一步的认识，更深刻去感怀化蝶的爱与悲痛；走进天一阁，这座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和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，让我久久不愿离开，我真的从来都是对图书馆没有丝毫抵抗力，在书海里畅游是太幸福的事。

随之来到无锡钱钟书故居，这有我最羡慕的文人爱情之一的钱钟书和杨绛先生，关于《围城》，我看过小说、话剧、电视剧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触。钱钟书的博闻强识令人折服，他与杨绛的“琴瑟和弦，鸾凤和鸣”也被王冬老师再现。

在读这篇文章时有一种曾去萧红故居参观的感觉，是一份痕迹的展现和纪念。

“千里之外，远东之行”，作者到了东北，来到了东方小巴黎哈尔滨，走过我最爱的中央大街，坐过我曾坐过的松花江畔，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.....这曾是我奋斗过的地方，像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就像书中所说的“爱上一座城，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，为一座熟悉老宅”“没有前因，无关风月，只是爱了”。

厦门、香港、台湾、成都、重庆、北京等等很多自己曾到过的地方都在书中一一呈现，北京奥运和上海抗疫我也感同身受。最有代表性的上海抗疫，当时我不在上海，但是我们在云南作为志愿者为上海人民捐赠了很多的物资，一车车历经千里拉到上海支持抗疫。当时我们接收和搬运捐赠来的物资，前前后后一直忙碌，但却快乐着。其中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上海记疫》之三遗忘 VS 重视，里面写到作者朋友描述的一段场景，一个卖煎饼的大姐，对于这类的题材，是生活真正的写实，一直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题材。

我觉得作为创作者，就是用心用眼再用笔去书写、记录人间喜乐与疾苦，缺一不可，而疾苦也是最真实当下最直接的展示，能使人共情，能引起共鸣，也能让更多的视线去直视底层生活。疫情转眼三年了，这三年里，如书中所说“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思考”“问题永远解决不完，跳出来看会有全新的角度与维度，二看问题的角度，决定世界给的温度”，我们“尤其时常要重新审视自己不能遗忘”。

《人在旅途》往后读，是很多对时代有纪念意义的记录，王冬老师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、四十年，看电影联系起振兴中华到中国梦，书写“时代的伤痕”《芳华》。我也写过一篇关于芳华的文字，但觉着没有书中来的深刻，最灿烂的是青春，最灰暗的是战争。两者碰撞出的故事，唏嘘出上一辈人共有的记忆。

印度哲学家吉杜·克里希那穆提在《生命的注释》中写到：“当下远比明天重要，当下就是永恒”，王冬老师对每一个当下都在认真解读，这是对生活的热爱。人生所走过的路，真的每一步都算数。如果没有足够的阅历，很难书写出深刻。王冬老师的每一篇文字都充满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，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激发起我坚持创作的热情，这一点非常感谢他，感谢他的作品《人在旅途》鼓励我背上生活的行囊，继续走上一个人的朝圣路。这本书我视为一份人生中珍贵的礼物。（完）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芳杏，笔名思贤，云南玉溪人，85后，文学爱好者。作品散见《公安文联专刊》《玉溪日报》《诗传播》等刊及文学网络平台。